

构式“W死我了”与“W死我算了”异同分析*

郭兴燕 (Guo Xingyan)

【目 录】

1. 引言
2. “W死我了”、“W死我算了”的使用情况
 - 1) “W死我了”、“W死我算了”的使用规模
 - 2) “W死我了”、“W死我算了”中W的使用情况
 - 3) “W死我了”、“W死我算了”中W的语义特点
3. “W死我了”、“W死我算了”构式义的异同
 - 1) “W死我了”的构式义
 - 2) “W死我算了”的构式义
4. “W死我了”、“W死我算了”句法特征的异同
 - 1) 两个构式在句法上的共同点
 - 2) 两个构式在句法上的差异
5. 结论

【摘要】

“W死我了”、“W死我算了”是现代汉语口语中常用的两个构式，都表高程度义。这两个构式有时可以换用，换用后语义会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但在一些情况下，二者是不能互换使用的，既存的“W死我了”使用规模大大地多于后起的网络流行语“W死我算了”，构式“W死我算了”多了“算了”这个极为重要的构件，这对变量W的选择、构式的意义以及句法特征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本文主要对两个构式在使用规模、变量W的使用情况与特点、构式义、句法上的异同进行比较，并对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与解释。

【关键词】“W死我了”；“W死我算了”；W变量；构式义；句法特征。

* “W死我了”、“W死我算了”中的W既可是形容词，也可是动词，为行文简洁，我们统一用“W”标记。

** 계명대학교 인문국제학대학 중국학전공 조교수 (guoxyan2010@gmail.com)。

1. 引言

“W死我了”（热死我了/折腾死我了）是现代汉语中以“死”构成的表高度程度义的一个常见构式，而“W死我算了”（热死我算了/折腾死我算了）是近年来随着网络用语发展而兴起的流行语，是大家口中的口头禅，由于其使用频繁而固化为一个相对稳定的并且表达一定的句法意义的特定的构式。“W死我了”和“W死我算了”都常用于口语中来表达高程度义，前面都不能加其他的表递升义的程度词语，如不能说“*很气死我了”、“*很气死我算了”，因此有时两者能换用，如：

- ① a. 阿姨竟然把裤袜当裤子穿，毁三观呀，恶心死我了。
阿姨竟然把裤袜当裤子穿，毁三观呀，恶心死我算了。
b. 看电视看得稀里哗啦的，哭死我算了，鼻子不通气，也没办法睡觉。
看电视看得稀里哗啦的，哭死我了，鼻子不通气，也没办法睡觉。

例①a的“恶心死我了”，换为“恶心死我算了”后，句子也成立；例（2）b中的“哭死我算了”，也可换用为“哭死我了”，当然互换后的表达的语义会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不过在一些情况下两个构式是不能互换使用的，如：

- ② a. 这风刮得吓死我了。
*这风刮得吓死我算了。
b. 今天香港的行程真是赶死我了。
*今天香港的行程真是赶死我算了。
c. 就你还买车，别笑死我了。
*就你还买车，别笑死我算了。
③ a. 血真的这么好喝吗？真的这么喜欢吗？那干脆咬死我算了。
*血真的这么好喝吗？真的这么喜欢吗？那干脆咬死我了。
b. 一刀捅死我算了，死的心都有了。
*一刀捅死我了，死的心都有了。

例②的“W死我了”都不能换用为“W死我算了”；例③中的“W要死我算了”也不能换用为“W死我了”。

可见表达高程度义的“W死我了”、“W死我算了”在语义、句法、语用等方面虽有相通的地方，但也存在差异。“W死我算了”中的构件“算了”必然会赋予构式新的语义和句法特征，金茗竹（2016）在研究“突显观视角下的汉语高程度语义的句法实现”时，对构式“W死我算了”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本研究旨在研究后起的构式“W死我算了”与既存的构式“W死我了”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为此我们将首先考察两个构式的使用规模、变量W的使用情况与特点，再对“W死我了”、“W死我算了”两个构式的构式义、句法特征的异同进行分析。

2. “W死我了”、“W死我算了”的使用情况

我们先调查高程度义构式“W死我了”、“W死我算了”在现代汉语中的实际使用规模，再对变量W的使用情况进行整理。

1) “W死我了”、“W死我算了”的使用规模

我们分别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的CCL语料和北京语言大学的BCC语料库中对它们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CCL语料库的语料主要是文学作品语言，书面色彩较浓，因此“W死我了”的用例不多，只有226条语料，而且这些语料均来自文学语言的对话中，“W死我算了”则更少，仅有四条。由于这两个构式主要用于口语，在CCL语料库的实例太少，因此本研究主要调查BCC语料库中“W死我了”、“W死我算了”的使用情况。

<表1> BCC语料库“W死我了”、“W死我算了”的使用情况

		文学	报刊	多领域	微博	科技	篇章检索	共计	总计
W死我了	A死我了	6	0	1699	2099	6	0	3810	49536
	V死我了	164	21	23310	22201	30	0	45726	
W死我算了	A死我算了	0	0	77	161	0	0	238	1247

从表1可知，BCC语料库“文学”一栏两者的用例很少，但由于微博的语言口语色彩更浓，因此“微博”一栏，用例就明显增多了，“W死我了”多达49536条，“W死我算了”也有1247条。从上表还可以清楚地看到“W死我了”和“W死我算了”这两个构式的实际使用规模很不平衡，“W死我了”多达5万例，而“W死我算了”则只有上千例，前者的使用规模大大强于后者，这主要是因为构式“A死我算了”是近几年来才随着网络传播而逐渐形成的网络流行语，“算了”的出现必然会对构式产生一些句法或语义方面的限制，因此使用规模要比“W死我了”小很多。

2) “W死我了”、“W死我算了”中W的使用情况

许多形容词和动词都可以用来构成“W死我了”、“W死我算了”，下面我们将对进入“W死我了”、“W死我算了”的形容词和动词进行考察，看两个构式的变量W的使用情况是否存在差异，虽然本章节的这些数字不是绝对的，但也能反映一定的语言事实倾向。

(1) “W死我了”的W

1. “W死我了”的V

我们在北语BCC语料库中共收集了1000条“V死我了”的实例，进入“V死我了”的动词共有42个，其中只有7个动词带有[积极]、[正面]语义特征，带[消极]、[负面]语义特征的动词有35个，具体使用情况如下：

积极义动词：想、爱、感动、心动、笑、逗、迷

消极义动词：恨、怕、折磨、后悔、纠结、心痛、心疼、憋、哭、吓、噎、亏、撑、勒、压、害、晒、堵、找、绕、跑、摔、戳、熏、搬、拉、赔、熬、赶、淋、颠、扯、挤、瞌睡、辐射

2. “A死我了”的A¹⁾

我们在北语BCC语料库中收集的1000条“A死我了”的实例中共有62个形容词，其中有20个形容词带有[积极]、[正面]的语义特征，带[消极]、[负面]语义特征的形容词有42个。

积极义形容词：甜、香、酥、美喜、好吃、爽、欢、乐、可爱、激动、高兴、开心、自在、甜蜜、幸福、稀奇、浪漫、兴奋、惊讶

消极义形容词：辣、热、臭、黑、咸、烫、稠、脏、黏、凉、冷、渴、痒、恶心、酸、馋、痛、疼、胖、痛、急、倦、羞、闷、烦、凉快、懒、内疚、尴尬、无聊、难受、难过、窝囊、寂寞、憔悴、紧张、辛苦、腻、着急、失望、伤心、好笑

(2) “W死我算了”的W

1. “V死我算了”的V

我们在北语BCC语料库中收集的“V死我算了”实例共604例，共有64个动词，其中只有4个动词带有[积极]、[正面]的语义特征，大部分动词都带[消极]、[反面]语义特征。

积极义动词：笑、逗、赢、想

消极义动词：疼、咬、哭、咳、睡、撑、憋、捅、噎、烧、晒、吐、愁、熏、掰、劈、堵、作、拉、吃、弄、逼、拍、跳、摔、咳、呕、肿、打、糊、晕、掐、抡、砍、喘、背、戳、碾、挤、栽、整、刮、喝、考、淋、砸、烫、扇、玩、搞、赶、跌、闹、喷、磕、吓、纠结、鄙视、欺负、折腾

2. “A死我算了”的A

“A死我算了”我们在北语BCC语料库中共收集到实例161条，进入“V死我了”的形容词共有32个，其中只有5个形容词带有[积极]、[正面]语义特征，带[消极]、[负面]语义特征的词有27个。

积极义形容词：甜、帅、闲、激动、欢乐

消极义形容词：胖、辣、懒、笨、馋、蠢、贱、渴、骚、痒、僵、扁、痛、黑、臭、困、忙、吵、闷、烦、霉、恶心、固执、难受、难过、糊涂、矫情

(3) W使用情况的比较

1) 其中很多词如“累、困、急、烦、忙、乐、饿……”等属于形、动兼类词，但这些词的基本用法都是形容词的用法，因此我们将其入“A死我了”。

“W死我了”、“W死我算了”的变量W都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两个构式动词和形容词的使用情况见表2。

<表2> “W死我了”、“W死我算了”动词和形容词的使用情况

构式	动词的使用情况 (个)		形容词的使用情况 (个)	
	动词数/考察例句数	总例数	形容词数/考察例句数	总例数
W死我了	42/1000	3810	62/1000	45726
W死我算了	64/604	604	32/161	161

通过上表统计的数字可以看到两个构式的一种使用倾向，在统计的1000个例句中，“W死我了”使用的动词大概42个，而形容词则有62个，形容词的使用个数比动词多了20个，同时“A死我了”在BCC语料库里多达45726条，而“V死我了”则只有3810条，可见“A死我了”比“V死我了”更典型、更常用。与之相反，“V死我算了”在BCC语料库中虽然一共只有604例，但却有64个动词，比“V死我了”1000例中的42个整整多了21个；其次“V死我算了”一共有604例，而“A死我算了”的161条只有161例，“V死我算了”使用总量也高于“A死我算了”的161条，这也说明“W死我算了”的这个变量W，动词的使用频度更高，“V死我算了”是更典型、更常用的。可见虽然“W死我了”、“W死我算了”的变量W虽然都既可以是动词，也可以是形容词，但其实两个构式对形容词和动词是有偏向的，“W死我了”更偏向于接受更多的形容词进入该构式；“W死我算了”对动词的选择范围更广一些，我们认为这应该跟该构式的一个主要构件“算了”有关，因为“算了”一般主要用于动词成分之后，比如：“干脆卖掉算了|把他甩掉算了|把她忘了算了”，这必然会对构式对变量的选择造成一定的影响。

3) “W死我了”、“W死我算了”中W的语义特点

根据我们上面对进入“W死我了”、“W死我算了”的变量的考察结果可知，能进入“W死我了”和“W死我算了”的动词和形容词，都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进入构式的形容词多表示身体或精神上感受到的某种性状，这些形容词不论是消极义还是积极义，大概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事物本身的所具有味觉、触觉、视觉、嗅觉上的属性，如“甜、香、酥”，“辣、热、臭、黑、咸、烫、稠、脏、黏、凉、冷、酸”，这些属性如果程度过于高，就会对话者“我”的身心产生极强的影响，这类形容词常能进入构式“A死我了”、“A死我算了”；另一类常进入“A死我了”的形容词本身是一些描述某种感觉或感受的形容词，如含[积极]语义特征的“喜、好吃、爽、欢、乐、可爱、激动、高兴、开心、自在、甜蜜、幸福、稀奇、浪漫、兴奋、惊讶”，含[消极][负面]的语义特征的“渴、痒、恶心、馋、痛、疼、胖、急、倦、羞、闷、烦、懒、内疚、尴尬、无聊、难受、难过、窝囊、寂寞、憔悴、紧张、辛苦、腻、着急、失望、伤心、好笑”。我们认为只要属于这两类词都可以进入构式“A死我了”、“A死我算了”，只不过由于“A死我算了”是近几年来才兴起的网络用语，且又多了“算了”这个构件带来的语义限制，所以在语料中的使用情况要大大少于“A死我了”。

进入“W死我了”和“W死我算了”的动词则都是能对“我”的身体或者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动词，且除了“想、爱、感动、心动、笑、逗、迷”这几个表积极义的此外，其余的词几乎都是一些对“我”具有损耗的一些消极义动词，在两个构式中都出现的高频动词主要有“恨、憋、噎、撑、摔、熏、拉、疼、咬、哭、咳、憋、逼、跳、吐、咳、打、堵、晒、愁、弄、折磨、后悔、纠结”等。

只要是对我的身心具有影响的动词几乎都能同时进入这两种构式，但一些真的会致命的极端性动词，如“捅、劈、抡、砍”，一般只进入“V算死我算了”构式中，如“一刀捅死我算了”、“你们谁砍死我算了”，因为“捅”、“砍”都是可致命的动词，被捅、被砍的人不太可能说出“砍死我了”、“捅死我了”这样的话，可见“W死我了”排斥这类会致命的极端性动词进入构式。

3. “W死我了”、“W死我算了”构式义的异同

“W死我了”和“W死我算了”在形式上的区别显而易见，二者的构式义也必然既有联系又存在差异。

1) “W死我了”的构式义

不管“W死我了”的W是形容词还是动词，不管“W死我了”是积极义形容词还是消极义，动词是心理动词还是一般动词，进入同一个构式，就代表它们在语义上都是有承继关系和联系的，构式义仍然具有同一性。根据对语料的考察，我们认为“W死我了”呈现的共同语义是：某人、某事、或者某一种情况，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且这个方面的性质、状态、情况对“我”的影响超过了“我”的忍受程度，让“我”的情绪或感受达到一种非常高的程度，接近“W死我”的程度。例如：

- ④ a. 今天搬货搬死我了。
b. 米饭也蒸得那么干，噎死我了。
- ⑤ a. 老婆，真的是你么？你可回来了，想死我了
b. 我还记得寒假的时候你在QQ上给我发的那么多话，感动死我了。
- ⑥ a. 遇见个娘娘腔，恶心死我了。
b. 腿上有九个蚊子咬的包，真的受不了了，痒死我了。
- ⑦ a. 华晨宇萌死我了，张阳阳帅死我了。
b. 还拿到她的亲笔签名，跟她聊了几句，开心死我了。

例④的“搬”、“噎”是一般动词，“搬死我了”、“噎死我了”不是说表示真的会造成“搬死”、“噎死”这个结果，而是表示由于货太多，米饭太干而让我有种“要搬死了”、“要噎死了”的高程度感受；例⑤的“想”、“感动”是心理动词，由于老婆的离开家的时间过长、你在

QQ上给我发的那么多话，让我产生了“想死我”、“感动死我”的高程度感受；例⑥“恶心”、“痒”都是具有消极义的心形容词，因为“娘娘腔的言行”、“蚊子咬的九个包”，对我心情、身体造成了负面的影响，让我产出了非常恶心甚至快“恶心死了”、非常痒甚至快“痒死了”的高程度感受；例⑦“萌”、“帅”、“开心”是积极义形容词，因为韩晨宇具有“萌”的这个特点、张阳阳具有“帅”的特点，对我的心情、情绪产生了变化，达到了一种非常萌、非常帅，达到一种“快被萌死了”、“快被帅死了”的高程度感受。方绪军，李雪利（2018）认为为了追求构式义的统一，不顾语言事实，认为由积极义形容词构成的形式仍表达某种过分的感受，倾向表达某种埋怨、不满的情绪，自动地把那些积极义形容词进入构式后表积极、满意的情感的用例给省略了。我们认为例⑦中的“萌死我了”、“帅死我了”、“开心死我了”并没有表达丝毫埋怨、不满的情绪，而是表达了超级认同、超级满意的心情和感受。

吴为善（2016）认为任何构式不可能一成不变，在实际使用中一个原型构式可能会扩展出一个系列的“家庭成员”，这种扩展继承正是构式能产性的充分表现。我们认为“W死我了”呈现了一种共同的构式义，只是随着进入构式的W的变化，衍生出了一些不同的语义特征。“W死我了”的W大多数都是具有[消极]、[负面]的语义特征的动词和形容词，因此主要用来表达表示某种原因使“我”感受到“W死了”的状态，表达“我”对某种不良感受的比较强烈的情绪（方绪军、李雪利，2018）；但随着“W死”的频繁使用，“死”语法化程度加深，在表达高程度之上，“死”本身带有的消极意义逐渐消失，因此一些具有[积极]、[正面]语义特征的动词和形容词也逐渐进入构式，这也是表达表示某种原因使“我”感受到“W死了”的状态，不过这时表达的是“我”对某种美好感受的比较强烈的情绪。尽管“W死我了”由于W的语义特征不同使构式义在感情色彩上存在一些差异，但是我们不难看出两者在构式义上是具有同一性的。

2) “W死我算了”的构式义

金茗竹（2016）对“W死我算了”的构式义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先对构式义包括的语义类型进行了分类，然后对构式义的浮现可能经历的心理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我们将其整理进行了整理。由于“W死我算了”的构式义跟“A死我了”具有联系，我们在讨论“W死我算了”构式义的同时，也将两者的差异一并进行讨论。

(1) “W死算了”构式义的类型

金茗竹（2016）认为“W死算了”构式所承载的构式义大致可以分为几个方面：

1、表达“受损”的极性程度，负面评价，这时W一般为具有[消极]、[负面]语义特征的动词或形容词，如：

停工一个月了，憋死我算了。

BT烤翅辣死我算了…头顶要冒烟了，辣得想撞墙。

2、表达“好感”的极性程度：正面评价，该类中的构式义主要表达的是对某事件、某人、某物某一方面特征的正面评价，如：

帶了个漂亮的新手链，美死我算了。

秋高气爽，正适合：吃饭！睡觉！贴秋膘！相信在这个秋天里，滚滚们都能够圆润不少！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小熊猫们萌死我算了。

3、表达“愿望”的极性程度：强烈要求，如：

走之前得吃碗麻辣烫，最好把我泡在辣椒水里，辣死我算了！

一到快考试的时候我就想要哆啦A梦的记忆面包，不管怎样撑死我算了！

上面我们在分析“W死我了”时，我们认为“W死我了”的构式义大概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表达“我”对某种不良感受的比较强烈的情绪，这相当于金茗竹（2016）归纳的“W死我算了”的第1方面的内容“表达‘受损’的极性程度，负面评价”；“W死我了”也表达“我”对某种美好感受的比较强烈的情绪，相当于金茗竹（2016）归纳的“W死我算了”的第2方面的内容，“表达‘好感’的极性程度”，但“W死我算了”的第3个方面的构式义“表达‘愿望’的极性程度：强烈要求”则是“A死我了”不具备的，也就是“A死我了”不管在什么原因下，什么情况下，都不会产生“表达愿望的极性程度”的意义。比如上面1、2中的例中的“W死我算了”换成“W死我了”来表达时，句子仍然成立，但第3中的例子则不可以由“W死我了”。如：

⑧ a. BT烤翅辣死我了…头顶要冒烟了，辣得想撞墙。

b. 带了个漂亮的新手链，美死我了。

c. *走之前得吃碗麻辣烫，最好把我泡在辣椒水里，辣死我了！

我们认为这主要是因为“W死我了”表达的是一种已然情况，一定是话者已经感受到的某种状态的程度，而“W死我算了”除此之外，还可以用于未然，表达一种强烈的愿望，由于某种原因让“我”的身心感受达到一种难以忍受的程度，因此强烈期待在某种假设情况下获得某种身体的受损来让内心那种难以忍受的感受得到释放，这时“W死我算了”不能用“W死我了”。例如：

⑨ a. 你们谁砍死我算了。

*你们谁砍死我了。

b. 大哥！你直接掐死我算了。

*大哥！你掐死我了。

c. 你干脆一刀捅死我算了。

*你干脆一刀捅死我了。

实际上这里的“砍”、“掐”、“捅”都只是话者“我”的一种强烈的期待，都是未发生的情况，“W死我了”主要用于已然，但有的动词进入“W死我了”是现在生活中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比如“被砍”或“被捅”的人不太可能说出“砍死我了”、“捅死我了”这样的话。

(2) “W死我算了”构式义的心理发展过程

金茗竹（2016）对构式义的浮现可能经历的心理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

A 某人、某事的某一方面很W（太W了）——B 这个方面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C 这个方面

的性质、状态W到了‘我’无法忍受之程度——D 以至于我除了选择‘死’这种极端结果之外别无他法，到了“只有死能停止我（被）‘W’”的高程度。

他以“你恶心死我算了”为例进行了分析。

A 你很恶心（你的行为真恶心）——B 恶心到我了（你恶心的行为让我产生恶心之感）——C 我因为你的行为恶心到无法忍受之程度——D 以至于我除了选择最终放弃生命即“死”的极端办法以外别无他法，到了“只有死能停止我的‘恶心’”的高程度从 A 到 D 经过了一系列的概念整合后形成的构式义得以浮现出来。

他对“W死我算了”心理过程的分析对我们考察两者构式义的差异非常有帮助。如果我们也对“W死我了”构式义产生的心理过程进行分析的话，我们认为“W死我了”只经历了前三个阶段的意义整合。因此可以看出两者的语义是有联系的，二者都可以表示某种原因使“我”感受到“A死了”的状态，其中“A死”表示“我”感受到的A的程度极高。但由于“W死我算了”多了“算了”这个极为重要的构件，就必然会对构式义的形成产生重要的影响，给构式添加了一些新的意义，“W死我算了”还有一种自己对W都无法自己、除了极端做法外再无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无奈]、[放弃]、[不再抗争]的语义特征，在程度维度上“W死我算了”的语义量级高于“W死我了”。

4. “W死我了”、“W死我算了”句法特征异同

1) 两个构式在句法特征上的共同点

从语法性质上看，“W死我了”和“W死我算了”都是谓词性成分，在句子中充当谓语，它们的主语有指人的，也有指事物或事件的。例如

- ⑩ a. 烤鱼好吃死我了。
b. 你们俩压死我了。
c. 还拿到她的亲笔签名，跟她聊了几句，开心死我了。
- ⑪ a. 严重的上火，便秘也就算了，还放好臭好臭的屁，熏死我算了！
b. 大哥！你掐死我算了。
c. 今晚有4个面试，还有新老生交流会，累死我算了。

尤其是当前面的背景信息是某一种严重的情况时，“W死我了”、“W死我算了”往往可以互换着表达，只是后者程度更甚。比如：

- ⑫ a. 阿姨竟然把裤袜当裤穿，毁三观呀，恶心死我了。
阿姨竟然把裤袜当裤穿，毁三观呀，恶心死我算了。
b. 搞了一中午就剩这点了就是完成不了，烦死我了。
搞了一中午就剩这点了就是完成不了，烦死我算了。
- ⑬ a. 严重的上火，便秘也就算了还放好臭好臭的屁，熏死我算了。

- 严重的上火，便秘也就算了还放好臭好臭的屁，熏死我了。
 b. 看电视看得稀里哗啦的，哭死我算了，鼻子不通气，也没办法睡觉。
 看电视看得稀里哗啦的，哭死我了，鼻子不通气，也没办法睡觉。

2) 两个构式在句法上的差异

“W死我了”、“W死我算了”毕竟是不同的构式，在构件和构式义上都存在差异，必然在句法上会有不同的表现，两者在句法上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W死我了”可作补语，“W死我算了”常独立成句

在调查的语料中，我们发现一些“W死我了”可在句中作补语，但“W死我算了”几乎都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句子单独使用。例如

- ⑭ a. 这风刮得吓死我了。
 b. 太阳大得晒死我了。
 c. 为了不浪费，吃得撑死我了，我现在想吐。
 d. 放假三天，就浑浑噩噩在家看了三天电视剧！小爸爸看得感动死我了，神枪看得我又那么激动！

但“W死我算了”未见有作“得”后补语的情况，因为“W死我算了”是“W死我”和“算了”整合而来的，“W死我”可看作主语，“算了”可看作谓语，“W死我算了”类似一个句子，不只是表达一种程度或状态，还表达这种程度或状态已经让话者产生完全放弃的情绪，因此“W死我算了”常常作为一个句子而单用，所以“W死我了”作为作补语时，都不能用“W死我算了”来替换。

(2) “W死我了”可用于否定句，“W死我算了”则不能

在调查的语料中，我们发现一些“W死我了”用于否定句中，但“W死我算了”则没有这样的用例。例如：

- ⑮ a. 妹儿们，别拍死我了。
 *妹儿们，别拍死我算了。
 b. 就你还买车，别笑死我了。
 *就你还买车，别笑死我算了。
 c.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来吧。Come on, 别热死我了。
 *让暴风雨来的更猛烈些吧，来吧。Come on, 别热死我算了。

因为否定副词“别”和“V死我算了”的语义是冲突的，不管“V死我算了”是受损的、好感还是愿望的程度，都含有“你就V吧”的语义，具有让某人、某物或某种情况继续这样的意义，这

就与表示不要这么做的否定副词“别”的语义冲突。

(3) “W死我了”、“W死我算了”前的修饰成分不同

据语料显示,“W死我了”前常出现表将要进行的“快/要”,如例⑩;“真”、“真是”、“简直”、“实在”等加强程度的副词,如例⑪;还经常出现“肯定”、“一定”等推测性词语,如例⑫。

- ⑩ a. 这附近有没有东西吃啊,快饿死我了。
b. PPT和其他资料都给组员了,我觉得他们要恨死我了。
- ⑪ a. 这破手机真折磨死我了。
b. 今天香港的行程真是赶死我了。
c. 吃了口东西简直爽死我了。
d. 看到电视这群sb球迷背后都是11,实在是笑死我了。
- ⑫ a. 我有预感今天我家小鬼们肯定爱死我了、
b. 等反应过来时非常尴尬丢人地站马路中间进退两难,司机们一定鄙视死我了!

这主要是因为“A死我了”单用时,表示已达到这种状态,这时可以用“真”、“真是”、“简直”、“实在”来加强这种程度和状态;由于“W死我了”单用时表示的是一种已达到的程度或状态,因此在表达将要达到这种程度或状态时,前面就要添加表将来的成分“快/要”,这样整个句子才能表示将来达到一定的程度和状态;当然要表示对某种程度或状态推测的话,也应在前面加上相应的表推测的成分,如“肯定”、“一定”。但“W死我算了”并不只是一个单纯地表示程度义的构式,构式语义中心是“算了”来突出的,即程度高到让“我”产生了直接想放弃的情绪,因此不能加“真”、“真是”、“简直”、“实在”等这些用来增加程度的副词。另外“快”、“要”、“肯定”、“一定”等都不能与“算了”连用,“*快饿死我算了”、“*要恨死我算了”、“*肯定爱死我算了”、“*一定鄙视死我算了”等都不成立。

根据语料现实,“A死我算了”几乎都是单独使用,那是不是就说明“A死我算了”前就不能添加任何其他成分了呢?我们在语料中发现了“直接”和“干脆”这样的副词成分。

- ⑬ a. 破天请再热点可以吗?直接热死我算了 好么!
b. 喉咙痛引起的感冒加头痛加肚子痛,直接搞死我算了!
c. 晚安上午拔掉右边一颗牙,晚上左边的牙套掉了!明天干脆饿死我算了。
d. 血真的这么好喝吗?真的这么喜欢吗?那干脆咬死我算了!干嘛要折磨我!

这是因为“直接”和“干脆”是“算了”在语义上是有联系的,在句中可以共现,“直接”和“干脆”常用来修饰“放弃”,加强了话者毫不犹豫、直接放弃的这种情绪。

另外一些表一种强烈期待的“W死我算了”前常出现“一+(量词)+名词”用于动词前的情况,例如:

- ② a. 一板砖拍死我算了
 b. 老天爷你一道闪电劈死我算了。
 c. 一刀捅死我算了，死的心都有了。
 d. 你干脆一雷劈死我算了。

这时“一+（量词）+名词”是跟“算了”相呼应的，表达的是“我”希望能很快地、痛快地放弃、不再挣扎，有时“干脆”和“一+（量词）+名词”同时使用，如例②d，增强表达的效果，这时是不能用“V死我了”的。

5. 结语

通过我们对“W死我了”和“W死我算了”使用情况的考察，近年来才兴起的流行语“W死我算了”与既存的“W死我了”实际使用规模存在很大的差异，前者的使用规模大大强于后者。“W死我算了”多了“算了”这个极为重要的构件，就必然对变量W、构式的意义以及句法特征都会造成影响，比如“W死我算了”对动词的选择范围更广一些，“捅、劈、抡、砍”这类会致命的极端性动词都能进入构式；“W死我算了”是“W死我”和“算了”整合而来的，“W死我”可看作主语，“算了”可看作谓语，“W死我算了”类似一个句子，常常单用，“W死我算了”也不能用于否定句，而“W死我了”既可做句子成分，也可用于否定句。受“算了”语义的影响，“W死我算了”前常出现“干脆”、“直接”、“一+（量词）+名词”用于动词前的情况，以增强“我”想彻底放弃的表达效果，而“W死我了”前则经常出现“真”、“真是”、“简直”、“实在”来加强某种程度。

在语义上，“W死我了”只表达了‘受损’和‘好感’两种极性程度，但“W死我算了”还表达了‘愿望’的极性程度；“W死我算了”除了表达了“某个方面的性质、状态W到了‘我’无法忍受之程度”以外，还表达了一种自己对W都无法自己、除了极端做法外再无其他更好的解决办法的[无奈]、[放弃]、[不再抗争]的语义特征，在程度维度上的语义量级高于“W死我了”。

通过本文对“W死我了”和“W死我算了”这两个构式的考察和分析可以知道后起的构式跟语言中既存的构式在句法和语义上既有联系，又存在区别，它们之间的差异几乎都是由新的构件所带来的。这几年汉语新兴的网红用语很多都是一种固定的构式，本文尝试着对新兴的网络构式与常用的基础构式进行了比较，希望能对今后网络新兴构式的研究起一定的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 唐娜,〈句末助词“算了”的句法语义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2017.06。
- 方绪军、李雪利,〈构式“A死我了”和“把我A死了”——兼议变换分析之于句式和构式研究〉,《华文教学与研究》,第2期,2018。
- 金茗竹,〈突显观视角下的汉语高程度语义的句法实现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2016。
- 朱 军、史沛沛,〈程度补语“死”与“要死”的共性与差异〉,《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第10卷第1期,2009。
- 柳丹丹,〈口语中的“V/A+死了”和“V/A+得要死”〉,《保山师专学报》,第28卷第5期,2009.09。
- 吴为善,《构式语法与汉语构式》,上海:学林出版社,2016。
- 赵丽华,〈习语性程度补语程度义的来源、成因及多维考察〉,上海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17.03。

【논문초록】

키워드	중문	"W死我了", "W死我算了", W变量, 构式义, 句法特征		
Key Words	영문	"W死我了", "W死我算了", Variable W, Construction Meaning, Syntactic Features		
<div>The Study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W si wo le" and "W si wo suan le"</div> <div>Guo, Xing-Yan</div> <p>"W si wo le" and "W si wo suanle" are two constructions commonly used in modern Chinese spoken language, and they all have a high degree of meaning. The two constructions can sometimes be used interchangeably, there will be some subtle differences in semantics after the switchover; but in some cases, the two are not interchangeable. According to the corpus survey, we found that "W si wo le" is much more commonly used than"W si wo suanle" . "W si wo suanle" as a new construction is used only in a specific context in spoken Chinese, "suanle"as an extremely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onstruction "W si wo suanle" must affect the choice of the variable W, the meaning of this construction and the syntactic features of this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intents to compare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W si wo le" and "W si wo suanle" on the us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ariable W, the construction meaning and the syntactic features ,we also try to analyze and explain the causes of these differences.</p>				
저 자 인적사항	성 명	곽씽옌 / 郭兴燕 / Guo, Xing-Yan		
	소 속	계명대학교 인문국제학대학 중국학전공		
	Em@il	guoxyan2010@gmail.com		
논 문 작성일시	투 고 일	2019년 05월 10일	심 사 일	2019년 05월 23일
	수 정 일	2019년 06월 15일	게재확정일	2019년 06월 18일